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一)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五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25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25 年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五） …… 2
赴敌 …… 7
绮色佳 Ithaca（一）（二）（三） …… 12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六） …… 15
剧后 …… 19
姑姑 …… 24
相思 …… 32

1925 年

寄小读者

通讯二十五

亲爱的小朋友：

海滨归来，又到了湖上。中间虽游了些地方，但都如过眼云烟。半年来的生活，如同缓流的水，无有声响；又如同带上衔勒的小马，负重的，目不旁视的走向前途。童心再也不能唤醒，几番提笔，都觉出了隐微的悲哀。这样一次一次的消停，不觉又将五个月了！

小朋友！饶是如此，还有许多人劝我省了和小孩子通信之力，来写些更重大，更建设的文字。我有何话可说，我爱小孩子。我写儿童通讯的时节，我似乎看得见那天真纯洁的对象，我行云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说我心中所要说的话。纵使这一切都是虚无呵，也容我年来感着劳顿的心灵，不时的有自由的寄托！

昨夜梦见堆雪人，今晨想起要和你们通信。我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见那个雪人，在我刚刚完工之后，她忽然蹁跹起舞。我待要追随，霎时间雪花乱飞。我旁立掩目，似乎听得小孩子清脆的声音，在云中说：“她走了——完了！”醒来看见半圆的冷月，从云隙中窥人，叶上的余雪，洒上窗台，沾着我的头面。我惘然的忆起了一篇匆草的旧稿，题目是《赞美所见》，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充一充篇幅。课忙思涩，再写信义不知是何日了！愿你们安好！

冰　心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娜安辟迦楼。

赞 美 所 见

湖上晚晴，落霞艳极。与秀在湖旁并坐，谈到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之美感中得来。不但山水，看见美人也不是例外！看见了全美的血肉之躯，往往使我肃然的赞叹造物。一样的眼、眉、腰，在万千形质中，偏她生得那般软美！湖山千古依然，而佳人难再得。眼波樱唇，瞬归尘土。归途中落叶萧萧，感叹无尽，忽然作此。

假如古人曾为全美的体模，
　赞美造物，

我就愿为你的容光膜拜。

你——
樱唇上含蕴着天下的温柔，
眼波中凝聚着人间的智慧。
倘若是那夜我在星光中独泛，
　你羽衣蹁跹，
　飞到我的舟旁——
倘若是那晚我在枫林中独步，
　你神光离合
临到我的身畔！

我只有合掌低头，
　不能惊叹，
因你本是个女神
　本是个天人……

……　……

如今哪堪你以神仙的丰姿，
　寄托在一般的血肉之躯。
俨然的，
　和我对坐在银灯之下！

我默然瞻仰，
　隐然生慕，
　　慨然兴嗟，
嗟呼，粲者！
　我因你赞美了万能的上帝，
嗟呼，粲者！
　你引导我步步归向于信仰的天家。

我默然瞻仰，
　隐然生慕，
　慨然兴嗟，
嗟呼，粲者！
　你只须转那双深澈智慧的眼光下望，
　看萧萧落叶遍天涯，
明年春至，
　还有新绿在故枝上萌芽，
嗟呼，粲者！
　青春过了，
　你知道你不如他！

……　……

樱唇眼波，终是梦痕，
温柔智慧中，愿你永存，
阿们！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娜安辟迦楼。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5年3月6日、10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赴　　敌

I was ever a fighter，so—on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晓角遥吹，
催动了我的桃花骑。
他奋鬣长鸣
　耸鞍振辔，
　要我先为备。
哪知道他的主人
　　这次心情异？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残月未坠，
晓山凝翠——

湖上的春风
　吹得我心魂醉。
休想杀得个敌人，
　我无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昨夜灯筵，
　几个知人意？
朋友们握手拍肩，
　　笑谈轻敌，
　只长我骄奢气。
如今事到临头，
　　等闲相弃！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朝阳在地，

鸟声相媚。
迷胡里捧起湖泉
　　磨着剑儿试。
百战过来，
　谁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晓角再吹，
余音在树，
远远地敌人来也！
　匹马单刀，
　仓皇急遽，
他也无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家山何处？
一别便成落花飞絮！
等着些儿，

让我写几个字儿
　　托一托寄书使。
拜告慈亲，
　　暴虎冯河
　　只为着无双誉。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晓光下定神静虑，
把往绩从头细数。
百万军中
　　也曾寻得突围路。
这番也只要雄心相助，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轩然一笑，
拔刀相顾，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战归来，

便是安心处！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晨，于娜安辟迦楼。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5 年 6 月 22 日《语丝》第 32 期。）

绮色佳 Ithaca

(一)

明月穿过杨柳，自涧上来。泉水一片片的，曲折的，泻下层石，在潺潺的流着。树枝在岩上，低垂的，繁响的摇动着。月光便在这两两把握不定的灵境中颤漾着！涧中深空得起了沉沉的回音。两旁的岩影黑得入了神秘。桥上已断绝行人。泉水的灵光中的细吟，和着我的清喟。轻风自身旁燕子般掠过，在怜惜讽笑这一身客寄的孩子。他问我，“你是何人？到此何事？千百万年中为何有此一瞥的相遇”？徘徊凄动，凉露侵衣——这些都是画中境呵，我做了画中人！

七，一夜，一九二五。 Cascadèlla Falls

(二)

刚做了三山光明，星落如雨的梦，黄昏时醒来到

了湖上。月儿正到了将圆未圆时节！夕阳已落，霞光未退。鱼肚白的，淡红的，紫的，一层层融化在天末，漾浮在水面，将水上舟上的人儿，轻卷在冰绡褶里。月儿渐渐高了。湖上泛来一阵轻云，淡淡的要梦化了这水天世界！遥望见岸上整齐的点点的灯光映到水里，是弯弯曲曲的一缕缕一条条，光丝竟欲牵到船下！四围紫山，圈住这茫茫光影。是花？非花！是雾？非雾！是梦？非梦！人世间决不能有此梦，决擎受不起此梦！月光照着我的衣裳，告诉我，“有你在，有我在，决不能是梦”！湖水扣着船舷，告诉我，“你在船上，我在船旁，上有湖天，湖月，中有湖山。这一切都互相印证，决不能是梦”！惘然遽然，不知所答——这些都是诗中境呵，我做了诗中人！

八，三夜，一九二五。 Lake Cayuga

（三）

自黄昏坐到夜里。历落的星辰在深密的松梢闪烁。层层碑碣间的青草地下，累累地掩埋着许多荣名，热爱，才艳与青春。我含着彷徨之泪，扶着碑石，一一的唤起，墓中人，珍重的问他。他说：“人生不过数十年，何必多寻事作”？我说，“正以人生不过数

十年，所以要多寻事作”。语声未了，我觉得我的远怀与奢望，在墓中人唇边鄙夷的一笑中消灭！自然要输与过来人，但我这俊彩星驰的路程，却如何止息？悲剧的本质是：心灵与心灵的冲突，事业与事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的冲突。终有一方烛灭香消，风流云散。我不甘消灭，我不甘流散，而人生本质是悲剧，具大智慧善知识者尤其是剧中之重要脚色，我将奈何！才觉得冷露已湿透了我的轻蓝衫子，四野风来，松影森立——这是悲剧之一幕呵，我做了剧中人！

八，七夜，一九二五。 Graveyard in East Ithaca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5月20日，《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2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